

青田 青田公益广告 QingTi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 关爱下一代成长 保护青少年权益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连载之九】

【刊头题字·李铁华】

## 大明國師劉伯溫

(文学剧本)  
编剧 寒清

【闪回】  
【杭州 日外】  
至正七年(1347年),刘伯温携二夫人陈水英迁居杭州,翌年(1348年)喜得贵子,名刘璉,举家欢喜;越明年(1350年),刘伯温再得次子,名刘璈。客居杭城,生活无忧。

18/【缙云好溪畔堰头村 日外】  
好溪之畔,榕树蔽日;青砖黛瓦,小阁流苏。

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倚窗正对着清澈见底的小溪吹长箫——

一曲《凤求凰》,如银瓶乍破、铁骑突出般萦绕在清溪绿榕之间,原韵的和美奔放荡然无存,欣悦希冀也在变奏中萧然无踪。他暗自思忖,这一年半载,醉心于《郁离子》的创作,完全冷落了水英。

19/【缙云好溪畔堰头村陈宅 日内】  
刘伯温走进陈宅,他发现平常用信鸽传递给她的《郁离子》,一篇篇整齐地叠在厢房的书桌上,每篇信眉上还注明了收件日期和给孩子讲述寓言故事的次数。

刘伯温深感水英这位贤妻良母做事之一丝不苟和教育孩子之谆谆善诱。

【旁白】  
“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基写作《郁离子》是在最近两年时间。即至正十八—二十年(1358—1360年)。刘伯温仕元二十余年,宦海四起四落,正值人生低谷,

其前半生均郁郁不得志,无以施展人生抱负,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著《郁离子》。

创作《郁离子》,其初衷为儿子讲述社会、人生故事,给孩子作养正启蒙教育,以生动活泼的寓言故事,讲述深奥难懂的社会道理,寓教于乐,于讽喻调侃之中揭示治国安邦之深刻道理。

20/【缙云好溪畔堰头村陈宅 日内】  
陈水英听到一楼中堂有脚步声,料定有人进来。她搁下长箫,蹑手蹑脚走向楼梯口,不料伯温正踏着木制楼梯板拾级而上。水英先是一怔,然后停止脚步立在那里,伯温捷步迎上,张开双臂熊抱她。水英不自然地推开他——

刘伯温:怎么了? 陌生啦!

陈水英:是陌生了。你悄悄地进来,做贼似的。

刘伯温:我看你箫吹得那么投入,不敢惊动你呀!

陈水英:你没听出我的怨气呀! 这半年多时间,没见你身影,我都成了深闺怨妇啦!

刘伯温:是我做得不对,把你和两个小伢儿丢在小溪沟里发霉啦!

陈水英委屈地扑在伯温宽大的肩膀上流泪哭泣。

刘伯温(一边抚摸着水英的秀发,一边安慰地说):我这不就过来看你了吗!

陈水英(抽泣着,打了个嗝):谁要你看啊! 谁要你看!

刘伯温:看是要看的,这怨气可就别耍啦!

陈水英:谁要怨气啦! 谁耍啦!

陈水英说着就往刘伯温胸前捶拳,两只笠粽似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到伯温胸脯

上。

刘伯温(呻吟似地叫着):哎哟! 打痛了—— 哎哟! 打死我啦! 唉! 打死我,你就没人疼啦!

陈水英:谁你疼呀! 谁你疼的。

21/【缙云好溪畔堰头村 日外】  
傍晚时分,榕树底下跑过两个小男孩。大的高过小的半个人头,跑在前面;小的约摸十来岁跟在后面追,他嚼着双巴,像是吃着什么,嘴里还嚷嚷,叫兄长再给点什么。

大榕树下,站着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长者。

刘伯温(看见两个小伢跑将过来,十分欣喜,不停地喊):璉儿—— 璈儿—— 璉儿——

两个小伢跑近了,陌生似地瞧着他。

刘伯温:璉儿,不认识父亲啦! 璈儿,我是你爹呀!

两个小伢怯怯地走近他。

刘璈:我想再吃点麦芽糖,他就是不给。



刘璉(分辩说):哪里不给了,我已经分了一大半给他了,他还索要。

刘伯温(双手把璉儿璈儿揽入怀中):璉儿,你把麦芽糖拿出来让父亲看看!

刘璉(从衣兜里掏出半把金灿灿的小方块麦芽糖):就这么一点了,都给他吃得差不多了。

刘伯温(灿然一笑,对着璈儿说):小孩子不能贪吃,这麦芽糖吃多了会蛀牙的。

刘璉(得意地说):大人说,吃多了会蛀牙的。我跟你说就是不信!

刘璈傻傻地呆在父亲怀里,什么都不说了。

刘伯温:母亲把饭烧好了,我们回去吃。

刘伯温两只手——左一右分别牵引着大小儿子回家。

22/【缙云好溪畔堰头村陈宅餐厅 夜内】  
当晚,陈氏家宴做得颇为丰盛。女主人下午专门宰杀了一只硕大的缙云麻鸭,旺火炒得香喷喷,装了一大盘,上桌时还不时地冒着嗤嗤的油光,让人垂涎三尺;还有清蒸甲鱼,金华火腿焖冬笋,椒盐青鱼干;还有几个冬季里的时令蔬菜。满满一大桌的菜,令两个生龙活虎的小伢儿吃得正香。

刘璈(边吃边说):爸爸您要经常来,您来了我们就有好菜吃啦!

刘璉:爸爸来得少,好菜才会多。爸爸天天来,妈妈就不会烧这么多的好菜了。

陈水英,说啥呀! 你们到底是想爸爸多来,还是少来啊?

刘璈:多来!

刘璉:少来!

刘伯温(欣喜地看两个小伢,鼓励似地):璈儿说多来没错! 璉儿说少来更有道理!

璉儿是哥哥,说明你懂事啦!

璈儿好像没听懂爸爸的意思,傻傻地往嘴里拨饭。

大家嘴里满含着佳肴,发出“嘿——嘿——”的笑声。

23/【缙云好溪畔堰头村陈宅寝室 夜内】  
堰头村的冬夜特别宁静。往日滔滔的好溪水,在这夜间悄无声息,也许是严冬时节,山寒水瘦,小溪流水,日益减少。白日里,那沿溪一字排开的遮天蔽日的数十棵榕树,仿佛是堰头村的守护神,静悄悄地伫立在岸边,厮守着村民吉祥安宁。唯有几条黄狗,在村头村尾窜动,偶然碰到个别闲人走来,会吠叫几声。

刘伯温带着三分酒意解衣就寝,陈水英帮他吧青衣挂到衣架上。

刘伯温:这夜深人静的时光,该是我们的了!

陈水英(边脱自己的对襟衣服,边盯着夫君赤膊的上身有点责问似地说):这样的时光,一年有几次啊?

刘伯温顾不上回答,急不可待地搂住脱去上衣的夫人入被窝。两人相拥,如饥似渴,亲个不停。

陈水英(喘口气说):急什么呢? 我下衣还没脱呢!

刘伯温:下衣用的时候再脱!

陈水英奈何不了刘伯温,身子瘫躺在床上由他来折腾。

他们翻江倒海,腾云驾雾,厮磨良久,酒随香醒。

有道是,灵根玉井,尘埃洗尽;情缕万千,一夜难罄。

今夕何夕? 揣此浓情,莫道不销魂!

(未完待续)